

科学传播视角下的 21 世纪初“中医存废”网络之争

宋琳 郝宏虎

(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北京 100083)

[摘要] 本文针对 21 世纪初的这次网络世界中的“中医存废”之争, 从持续时间、参与人群、参与频度、关注问题等方面进行了统计, 并从科学传播学视角对这场争论所表现出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进而指出未来利用网络进行科学传播应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 中医存废 科学传播 受众体

[中图分类号] N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57(2011)01-0033-05

Campaigns on “Abolishment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Song Lin Hao Honghu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Bei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Abstract: In this paper, it discusses the campaigns on “abolishment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in the cyber world. It analyzes data in terms of duration, participants, participation frequency, concerns and so on. It also examines the traits of the campaig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furthermore it shows the focus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in the cyber world in future.

Keywords: abolishment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cience communication; participants

CLC Numbers: N4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3-8357(2011)01-0033-05

中国近代史上, 曾经先后发起过三次规模较大的有关是否要从医疗体系中废除中医的文化大讨论, 史称为“中医存废”之争。之所以称其为文化大讨论, 在于所讨论的主题不仅仅涉及中医是否该废弃这一结论, 更涉及中医是否是科学? 科学的本质和功能是什么? 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历史语境中发展的状况等问题。此外, 讨论所卷入的人群不仅仅涉及医学界, 还包括政界、文化界、学术界人士, 他们各自从自己的知识背景出发阐述观点, 使讨论整体上看观点各异, 纵横交错。相对于前

两次的大讨论, 21 世纪的“中医存废”之争又表现出其独有的特点, 诸如信息传播的媒介开始借助互联网, 讨论的问题更具有发散性, 参与的人群辐射到普通民众等。因此, 在某种意义上, 这次争论可以看作科学传播的一次实际操练。本文从科学传播的角度, 对这次新技术革命下的“中医存废”争论的特点进行整体的研究。

1 21 世纪“中医存废”网络之争的特点

这次“中医存废”之争的源头可追溯到 2003 年肆虐中国的“非典”事件, 在这次抗击

收稿日期: 2010-11-08

作者简介: 宋琳, 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 Email: vienlin@tom.com;

郝宏虎, 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科学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非典”的过程中，中医面对疫情居然无计可施，从而引发了人们对中医疗效乃至中医体系合理性的质疑，在随后的两三年时间里，一些学者在杂志、会议上发表文章和言论，要求废止中医，并在 2006 年将其推向高潮。2006 年底由两位学者发起废止中医的大签名活动，并撰写《征集就告别中医中药而致国家发改委公开信签名的公告》，建议政府“采取适当措施，让中医在 5 年内全面退出国家医疗体系”，并将其寄至国家发改委。国家卫生部很快做出回应，“在历史上，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和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在现实生活中，中医仍是我们解除病痛的一个重要选择。这样的签名行为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现实中中医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无知，卫生部坚决反对这样的言论和做法”，给中医中药予以充分的肯定。但是中医存废之争并没有因为政府的表态而结束，接下来由以学者、官员为主导的现实空间的讨论蔓延到网络空间，在普通民众中不断升温。

本文对网络世界中关于“中医存废”争论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笔者曾经于 2009 年 6 月 30 日、2009 年 9 月 26 日、2010 年 2 月 10 日先后三次以“中医是不是科学”在百度网站上进行了搜索。网络上的网页和引擎随时在变，因此每一次收集到的网页不尽相同，但总体来说差别不大。在对搜集到的网页进行归类整理之后，建立数据库进行分析。

1.1 争论时间

从时间来看，“中医存废”网络争论要稍许滞后于现实空间，但时间间隔不长。网页搜索结果显示，2006 年底，网络争论不多。截止到 2006 年底共发现 13 个有关“中医是否为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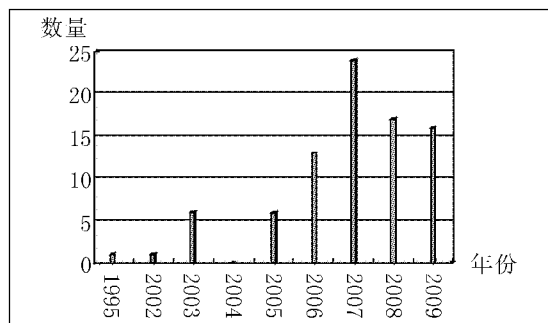


图1 网页按年份分布统计

学”的网页，此后开始明显增多（见图 1）。引发这次讨论的主要群体来自学术界，他们选择首次公开发表自己言论或发表自己重要言论的平台主要还是更正式的公开场合，如重要会议、报纸等，但是，他们会随后在自己的个人博客中再次转载或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可见他们也已意识到网络空间的传播力度。

1.2 网页的题材和性质

为了进一步探究网络中人们是以何种方式参与这次讨论的，笔者将 2010 年 2 月 10 日收集到的有关中医存废争论的网页制成一个数据库。这个数据库以每篇引擎的第一个网页为对象，共收集到 76 个，将其整理归类（见图 2）。从网页的题材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网络中参与这次争论的人群不乏官方学者，如对他们的专访，更多的来自于普通民众，他们往往不拘泥于形式，甚至不讲措辞，来表达自己对某一问题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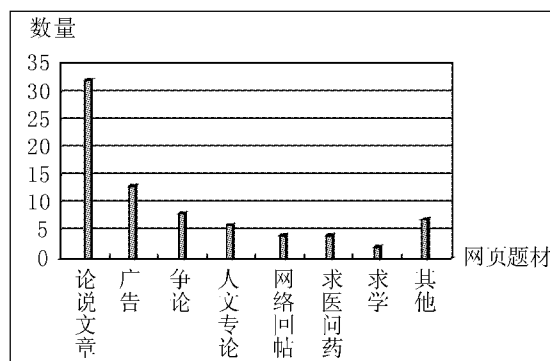


图2 网页类型分析

1.3 参与人群

为了了解网上参与讨论人群的真实身份，本文对 76 个网页参与争论的网民进行统计，其中有具体署名的作者 20 位、没有署名的作者 21 位、来自摘引访谈的文章 35 篇，没有姓名的网页占总数量的近 30%，但是即使有具体署名的作者也未必是他的真实姓名，从而显示网络世界的自由特征。虚拟世界的这种匿名性给每个发表言论的人充分的自由、平等的权力，也给查阅的人自由选择的权利，人们可以不必顾忌名字前面或后面的特定称谓，不必为他人的权力左右自己的观点。

1.4 参与频度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次争论参与者的热情程

度,笔者特意随机抽取了一篇网络跟帖。这篇署名为 floatingwing 的作者于 2006 年 3 月 10 日在天涯杂谈上发表了题目为《中医是不是科学》的网络文章。该篇文章被访问了 4 457 次,回帖有 131 个。笔者把这些跟帖的有关内容做成了数据库,在这 131 个回帖中,大部分是 1 次回帖,但多次回帖的也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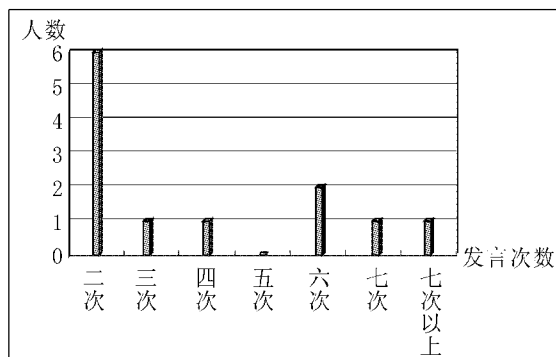


图3 网友回帖统计

图3显示:2次回帖的有6个、3次回帖的有1个、4次回帖的有1个、5次回帖的有1个、6次回帖的有2个、7次回帖的有1个、8次回帖的有1个。由此可见有小部分人对该问题已经产生了持续的关注,从而说明网络世界并不只是人们随意的思想宣泄,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从理性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

1.5 所持观点

网络中关于“中医存废”问题的讨论集中于以下三个问题:一是中医是不是科学;二是中医有没有系统的理论体系;三是中医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其中最直接也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中医是否是科学。对 2009 年 9 月 26 日搜集到的前 100 个网页进行分析整理,共有 40 位网友明确表示中医是科学或是科学的;27 位表示中医不是科学或不科学;还有 33 位网友没有明确表态。可见,普通民众对中医是否是科学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口径,而呈现出多元的回答。

2 对 21 世纪“中医存废”网络之争的分析

在中国近代史上,每一次关于“中医存废”问题的大讨论都是对人们思想的一次涤荡,对于深化人们对科学的认识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这次由于信息传播渠道的多元化和开放性,

使它绝不仅仅是一次学者范围之内的大讨论,它已经自上而下,在公众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与以往只是作为被动受众体而存在的不同,普通民众对这次大讨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体现了以下特征。

2.1 信息技术 (ICTs) 为普通民众参与讨论搭建了平台

前几次“中医存废”争论,中国还处于前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载体主要是报纸、杂志、广播等工具,解放前后的中国,还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处于文盲和半文盲状态,技术与社会现实决定当时的争论只能是一场学者之间的争论。作为普通民众只能是被动地、单方向地接受信息,接受信息后也仅限于了解、知道,而没有地方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因此信息也只能是存储在记忆的深处,而无法内化为自己的东西,更无法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那时“中医存废”之争只能是学者之间的交流与互相磋商,在普通民众中起到的科学传播作用也是极其有限的。但是有了网络平台,大大改变了以往“中医存废”之争的讨论模式,让本来只是旁观者、默默欣赏别人的普通民众开始大胆地加入到讨论队伍中来。网络传播为普通民众提供了新的话语平台和表述方式,使过去的草根阶层难以向公众表达的意愿,现在通过网络得以实现^[1]。因此,从科学传播的视角看,这次讨论打破了以往由精英群体主宰话语权,通过自上而下的路径传向社会和公众的模式,普通民众也成为这次讨论主体之一,虽然现在这种力量还极其有限,但毕竟说明他们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

2.2 开放的网络讨论使对科学的认识更趋多元化、民主化

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通常是单向式的,信息传播方要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而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由于不受上级审查的限制、没有像报纸有版面的限制、没有像广播和电视有时段的限制,在容量上具有无限的可扩充性,因而形成了双向交互的模式。这种模式体现在,通过互联网,每个人都可以提供和发布信息,同时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讨论、发表看法,形成互联网特有的“多点对多点”的交互传播模式,

从而由科学家向受众体单向灌输的形式,发展到科学家与受众体平等对话、进行互动交流的现代科学传播^[2]。

学者对问题的研究往往受已有学术规范的影响,而普通民众由于经验各不相同、不受固定知识的限制,使他们对问题的认识有时也会表现出自己的睿智。一位网友写道:“在浙江杭州博物馆内,收藏有一个青铜喷水震盆,此即‘阴阳鱼洗盆’。震盆有双耳,大小如脸盆,盆底绘有四条鱼,鱼与鱼间刻有四条清晰的‘河图’抛物线。只要在盆内加一半水,然后用手轻摩双耳,盆中刹那间就会波浪翻滚,汹涌澎湃,然后涌出四股二尺许高的喷泉,并发出易经中念震卦六爻的音响……美国、日本的物理学家曾用各种现代科学仪器反复检测查看,试图找出导热、传感、推动及喷射发音的构造原理,皆不得要领。面对中国古代科技创造的这一奇迹,现代科学只好‘望盆兴叹’,把它当作不解之谜。”作者先举了一项中国古代的技术成果,接着反问道,“……那么古人又是根据什么原理制成的青铜鱼洗盆呢?青铜喷水盆在中国可不止一件,中国古人对它的铸造原理想必是非常熟悉,运用起来得心应手。显然,青铜喷水盆与中医是在同一个理论体系下的产物,在理上相通,估计西方科技什么时候能理解青铜喷水震盆的铸造原理了,也就能理解中医了吧。”^[3]从论述中可见,作者已经意识到科学技术成就是根植于文化土壤的,同时也指明西方现代科学并不是万能的。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在网络世界里,已经形成了若干个由科学技术民间爱好者组成的“圈子”。他们虽不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学者,但是热衷于对该领域问题的探索和思考,热衷于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与普及,他们在网上贴上或是从其他专业网站下载的科普文章,或是自己原创的科普文章,吸引了网络中其他有共同爱好的人加入到某个讨论中,迅速增加网络世界中对该问题的关注度。这种由“民科”形成的“圈子”与专家学者组成的“学术圈子”有很大的不同,虽然他们对问题的认识和阐述还不是很专业,但是往往由于阐述的方式更直接、语言更直白、形式更灵活而使它能够在普

通民众中很快流行、传播开来。体现出赛博空间的开放性、宽容性和民主氛围。

2.3 网络世界中科学的传播者、受众身份呈现出模糊性

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掌握所有的知识,换句话说,他对任何问题的解读都会受到自己已有知识的局限。但是在传统的传播模式下,主流占据了传播媒体,掌握了话语权,凭借着在电视、报纸、杂志上发表言论,就能体现出来他的主体身份,但是现在的传播模式,通过他的言论使我们很难辨认他的身份。如下面一段一位中医的网上言论:“有人说‘中医是一种迷信’。其理由是中医理论来源于易经,至于易经是不是迷信我不想在这里探讨,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中医理论承袭了易经的一些思想,但中医理论的形成却是在人们长期与疾病作斗争所积累的经验的总结,事实上,西医同样离不开经验。”“中医理论正是在根植于易经的《黄帝内经》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在长期医疗实践中丰富完善的……他们说中医不科学,事实上中医是哲学与经验的产物,尽管也有自然科学的成分,但总的来讲它不仅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因此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属于自然科学的西医可以拯救(尽管事实上还差很远)人体但无法拯救人的灵魂,而人的意识与肉体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医的整体观不仅强调人体内部脏腑功能的联系,同时强调人与自然的联系,还强调意识对人体的作用,这是西医所欠缺的,所以说,单有科学是不足以拯救人类的。”^[4]这位网友自称是一位中医美容医生,从他的论述中可见他对中医是有一定认识的,但是他的论证逻辑结构中又存在着问题,即对易经是什么避而不谈。所以,你很难界定他是一位传播者,还是一位受众者,或者两种身份兼而有之。当下,由于科学技术知识总量的快速增长、学科的交叉与分化,使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成为全才,哪怕是本学科领域的全才。所以,科学家在各自的领域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但对其他的领域的进展,很难说自己不是“科盲”。这也就意味着他在向别人传播知识的同时,也在接受知识的传播。相应地,普通公众也并非是科学知识的被动接受者,他们

在具体的情景中积极地参与科学知识的传播与建构。这样,科学与公众的边界消失了,传播者与受众者的界限也模糊了。

3 由 21 世纪“中医存废”网络之争的传播而引发的问题

3.1 科学传播的形式和内容亟须改变

我国自建国以来,就很重视科学普及,制定了各种政策、采取了多种办法,比如通过建立科技馆、制作科技宣传片等来提高公民的素质,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比如接受国家正规教育的人群都被纳入为被普及的对象,而对于社会上那些游离于正规教育的群体,则无法很好地通过现有的科学普及途径而受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在于目前科学普及的手段过于正规化。如果我们把科学传播中某些很正式手段比喻成理论教学的话,那么“中医存废”之争所起到的传播效果则属于案例教学,灵活而实用,而且受众面广。

这次“中医存废”网络之争能够在普通民众中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是很多人始料未及的。如此多的民众参与到讨论中来,而且不乏一些很好的想法,让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以往的科学传播形式是否有待改进和补充?这次网络争论有力地证明了,从对某个具体问题、现象入手,从而引导民众对科学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比单纯强硬地吆喝、要求民众去关注科学,效果要好得多。在网络时代,这将是一个有待开发和规范的传播科学的有效途径。

3.2 科学传播中学者所扮演的角色有待转换

这次争论的问题从开始的是否要废除中医,到中医是不是科学,再到科学是什么。随着讨论的深入,作为没有接受过这些专业知识训练的民众来说,讨论的内容有点艰深。如果想把这样一次学者之间的争论转化成为一次对民众的科学普及,学者所扮演的角色就要相应地发生变化。从纠缠于自己的辩论到思考如何引导民众思考问题、将问题引向何处至关重要。网络普及后,很多学者都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博客,及时地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对某些问题、现象的看法写出来,这对于传播科学、科学精

神非常及时、有效。但是,我们也会看到,在这次参与“中医存废”之争的某些学者中间,有些人把一些学术之争转化成了彼此之间的谩骂和人身攻击,这种做法,从做人的角度说,不具备最起码的做人的准则;从学术的角度说,也不符合逻辑推理来论证其观点;从社会责任来说,没有起到与其社会地位相称的作用。在公众中留下这样的印象,哪怕其观点再有说服力也会大打折扣的,对于科学传播极为不利。面对这样一次并不是事先规划好的事件,学者和在社会上有责任进行科学普及教育的专家,当意识到“中医存废”网络之争已起到了宣传科学的作用时,应该如何做?以及将来利用网络进行科学传播时,考虑到各种确定因素的存在,学者们应该如何做才能更好地引导事态的发展,有利于科学的传播,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科技伦理问题。

3.3 科学网络传播的未来定位

这场 21 世纪初“中医存废”的网络之争,让我们看到了普通民众对科学的关注和热情,以及他们所具有的科学素质。从一些网友的回帖和评论中可以看出,虽然他们缺少相应的术语,但是对问题思考已经有了一定的深度。所以,未来科学传播应该传播些什么,如何进行定位是有待探索的。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21 世纪受众是中心。从传播理论上看,受众体在一定程度上是决定科学传播成效的核心要素,要在科学传播中充分考虑受众的需要,才能搞好公民的科学素质建设。作为社会上自认处于主导地位的学者,有时不要小视普通民众的科学素质和科学意识。只有充分地考虑了受众体的现状、需要才能更好地为科学传播未来的发展定位。

参考文献

- [1] 黄时进. 科学传播发展中受众的主体性转向 [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4): 111-117.
- [2] 黄时进. 论科学传播受众的网络时代特征——基于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的视角 [J]. 学术界, 2008 (2): 79-83.
- [3] 西方科技解释不了的不仅仅是中医 [EB/OL]. [2009-07-14]. <http://www.cqzg.cn/viewthread-715620.html>.
- [4] 如何科学地对待中医 [EB/OL]. [2006-08-17]. <http://www.xionglixin.bokee.com/5541747.html>.